

周作人
著



寂静欢喜，
哀乐闲愁皆滋味

周作人生活美学

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
动物那样的，自然地、简易地生活，是其一法；
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
微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法。

周作人生活美学

寂静欢喜，哀乐闲愁皆滋味



周作人

著



生活家
书系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作人生活美学 / 周作人著.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8.7
(生活家书系)

ISBN 978-7-5682-5355-0

I. ①周… II. ①周…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38101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 7.5

字 数 / 170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9.80 元


责任编辑 / 闫风华

文案编辑 / 李文文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李志强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我常这样想，一国的历史与文化传得久远了，
在生活上总会留下一点痕迹，或是华丽，或是清淡，
却无不是精炼的，这并不想要夸耀什么，
却是自然应有的表现。



百余年前，日本有一个艺术家是精通茶道的，

有一回去旅行，每到驿站必取出茶具，

悠然地点起茶来自喝。

有人规劝他说：“行旅中何必如此？”

他答得好：“行旅中难道不是生活么。”

这样想的人才真能尊重并享乐他的生活。

沛德（W. Pater）曾说，我们生活的目的，

不是经验之果，而是经验本身。



001	生活之艺术
005	石板路
011	雨感想
017	乌篷船
021	谈娱乐
027	谈酒
033	金鱼——草木虫鱼之一
039	虱子——草木虫鱼之二
047	两株树——草木虫鱼之三
055	苋菜梗——草木虫鱼之四
061	水里的东西——草木虫鱼之五
067	案山子——草木虫鱼之六

075	关于蝙蝠——草木虫鱼之七
081	北平的春天
087	苏州的回忆
093	南北的点心
101	上下身
105	风的话
111	缘日
117	结缘豆
123	喝茶
127	麟凤龟龙
131	冬天的麻雀
135	炒栗子
141	萝卜与白薯

145	自己的园地
149	日记与尺牘
155	《幼小者之声》
161	《曝背余谈》
169	入厕读书
175	爆竹
179	谈鬼论
189	古董小记
195	买墨小记
201	野草的俗名
213	日本的衣食住
225	灯下读书论

生活之艺术



契诃夫（Tshekhov）书简集中有一节道（那时他在爱琿附近旅行）：

我请一个中国人到酒店里喝烧酒，他在未饮之前举杯向着我和酒店主人及伙计们，说道：“请。”这是中国的礼节。他并不像我们那样地一饮而尽，却是一口一口地啜，每啜一口，吃一点东西；随后给我几个中国铜钱，表示感谢之意。这是一个怪有礼的民族。……

一口一口地啜，这的确是中国仅存的饮酒的艺术：干杯者不能知酒味，泥醉者不能知微醺之味。中国人对于饮食还知道一点享用之术，但是一般的生活之艺术却早已失传了。中国生活的方式现在只是两个极端，非禁欲即是纵欲，非连酒字都不准说即是浸身在酒槽里，二者互相反动，各益增长，而其结果则是同样的污糟。动物的生活本有自然的调节，中国在千年以前文化发达，一时颇有臻于灵肉一致之象，后来为禁欲思想所战胜，变成现在这样的生活，无自由，无节制，一切在礼教的面具底下实行迫压与放恣，实在所谓礼者早已消灭无存了。

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动物那样的，自然地、简易地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法：二者之

外别无道路，有之则是禽兽之下的乱调的生活了。生活之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葛理斯对于这个问题很有精到的意见，他排斥宗教的禁欲主义，但以为禁欲亦是人性的一面，欢乐与节制二者并存，且不相反而实相成。人有禁欲的倾向，即所以防欢乐的过量，并即以增欢乐的程度。他在《圣芳济与其他》一篇论文中曾说道：

有人以此二者（即禁欲与耽溺）之一为其生活之唯一目的者，其人将在尚未生活之前早已死了。有人先将其一（耽溺）推至极端，再转而之他，其人才真能了解人生是什么，日后将被记念为模范的高僧。但是始终尊重这二重理想者，那才是知生活法的明智的大师。……一切生活是一个建设与破坏，一个取进与付出，一个永远的构成作用与分解作用的循环。要正当地生活，我们须得模仿大自然的豪华与严肃。

他又说过：“生活之艺术，其方法只在于微妙地混和取与舍二者而已。”更是简明地说出这个意思来了。

“生活之艺术”这个名词，用中国固有的字来说便是所谓“礼”。斯谛耳博士在《仪礼》的序上说：

礼节并不单是一套仪式，空虚无用，如后世所沿袭者。这是用以养成自制与整饬的动作之习惯，唯有能领解万物感受一切之心的人，才有这样安详的容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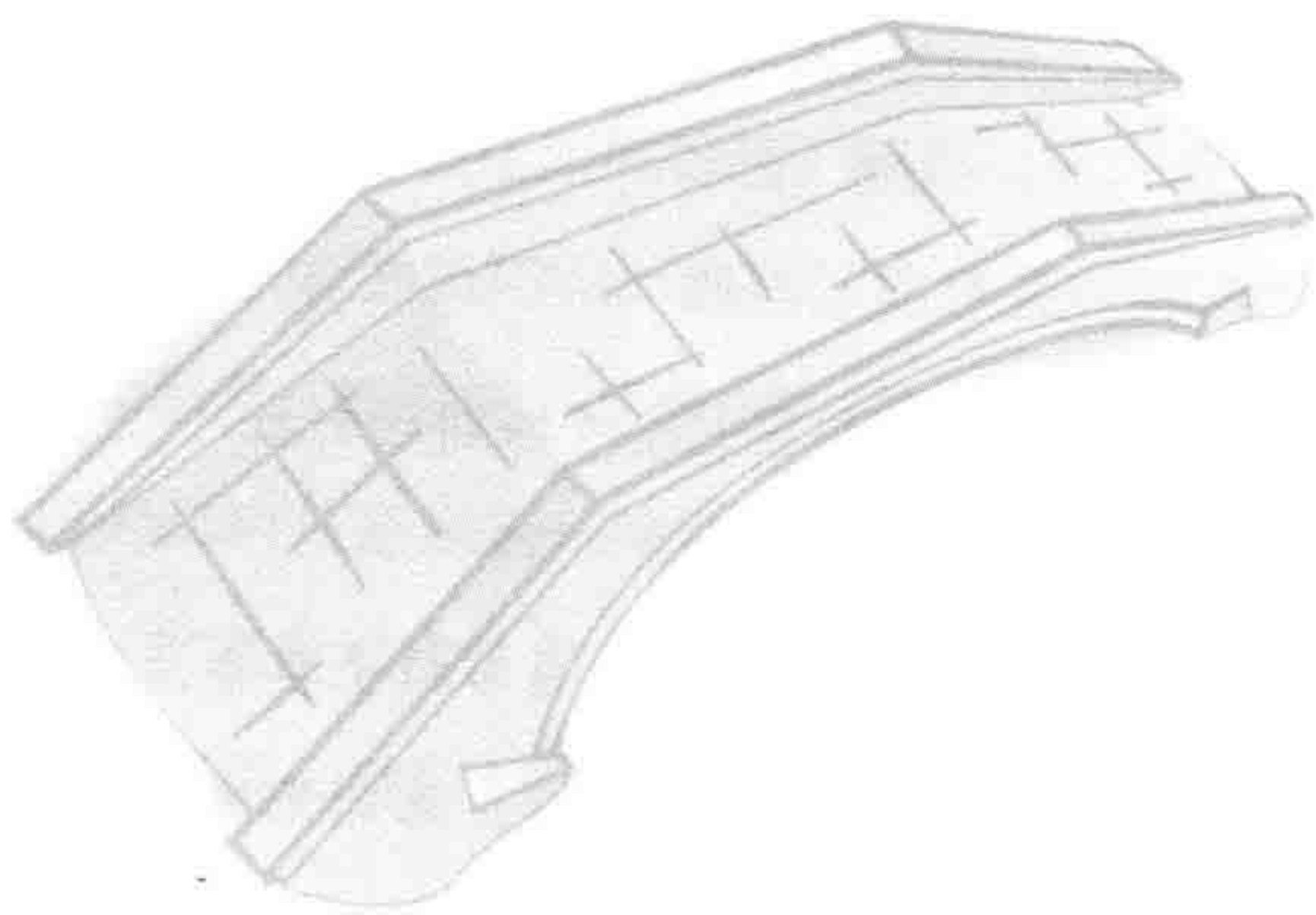
从前听说辜鸿铭先生批评英文《礼记》译名的不妥当，以为

“礼”不是 Rite 而是 Art，当时觉得有点乖僻，其实却是对的，不过这是指本来的礼，后来的礼仪、礼教都是堕落了的东西，不足当这个称呼了。中国的礼早已丧失，只有如上文所说，还略存于茶酒之间而已。去年有西人反对上海禁娼，以为妓院是中国文化所在的地方，这句话的确难免有点荒谬，但仔细想来也不无若干理由。我们不必拉扯唐代的官妓，希腊的“女友”（Hetaira）的韵事来做辩护，只想起某外人的警句：“中国挟妓如西洋的求婚，中国娶妻如西洋的宿娼”，或者不能不感到《爱之术》（Ars Amatoria）真是只存在草野之间了。我们并不同某西人那样要保存妓院，只觉得在有些怪论里边，也常有真实存在罢了。

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这些话或者说得太大、太高了，但据我想，舍此中国别无得救之道，宋以来的道学家的禁欲主义总是无用的了，因为这只足以助成纵欲而不能收调节之功。其实这生活的艺术在有礼节重中庸的中国本来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物，如《中庸》的起头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照我的解说，即是很明白的这种主张。不过后代的人都只拿去讲章旨节旨，没有人实行罢了。我不是说半部《中庸》可以济世，但以表示中国可以了解这个思想。日本虽然也很受到宋学的影响，生活上却可以说是承受平安朝的系统，还有许多唐代的流风余韵，因此了解生活之艺术也更是容易。在许多风俗上，日本的确保存这艺术的色彩，为我们中国人所不及，但由道学家看来，或者这正是他们的缺点也未可知罢。

十三年十一月

石板路



石板路在南边可以说是习见的物事，本来似乎不值得提起来说，但是住在北京久了，现在除了天安门前的一段以外，再也见不到石路，所以也觉似有点稀罕。南边石板路虽然普通，可是在自己最为熟悉也最有兴趣的，自然要算是故乡的，而且还是三十年前那时候的路，因为我离开家乡就已将三十年，在这中间，石板恐怕都已变成了粗恶的马路了吧。

案《宝庆会稽续志》卷一《街衢》云：

越为会府，衢道久不修治，遇雨泥淖几于没膝，往来病之。守汪纲亟命计置工石，所至缮砌，浚治其湮塞，整齐其嵌崎。除哄陌之秽污，复河渠之便利，道涂堤岸，以至桥梁，靡不加葺，坦夷如砥，井里嘉叹。

《乾隆绍兴府志》卷七引《康熙志》云：

国朝以来，衢路益修洁，自市门至委巷，粲然皆石甃，故海内有天下绍兴街之谣。然而生齿日繁，闾阖充斥，居民日夕侵占，以广市

廛，初联接飞檐，后竞至丈余，为居货交易之所，一人作俑，左右效尤，街之存者仅容车马。每遇雨霁雪消，一线之径，阳焰不能射入，积至五六日犹泥泞，行者苦之。至冬残岁晏，乡民杂遝，到城贸易百物，肩摩趾蹶，一失足则腹背为人蹂躏。康熙六十年，知府俞卿下令辟之，以石牌坊中柱为界，使行人足以往来。

查志，载汪纲以宋嘉定十四年权知绍兴府，至清康熙六十年整整是五百年，那街道大概就一直整理得颇好，又过二百年直至清末还是差不多。我们习惯了也很觉得平常，原来却有天下绍兴街之谣，这是在现今方才知。小时候听唱山歌，有一首云：

知了喳喳叫，
石板两头翘，
懒惰女客困盱觉。

知了即是蝉的俗名。盛夏蝉鸣，路上石板都热得像木板晒干，两头翘起。又有歌述女仆的生活，主人乃是大家，其门内是一块石板到底。由此可知，在民间生活上，这石板是如何普遍，随处出现。我们又想到七星岩的水石宕，通称东湖的绕门山，都是从前开采石材的遗迹，在绕门山左近还正在采凿着，整座的石山就要变成平地，这又是别一个证明。普通人家自大门内凡是走路一律都是石板，房内用砖铺地，或用大方砖名曰地平，贫家自然也多只是泥地，但凡路必用石，即使在小村里，也有一条石板路，阔只二尺，仅够行走。至于城内的街，

无不是石，年久光滑不便于行，则凿去一层，雨后即着旧钉鞋，行走其上亦不虞颠仆，更不必说穿草鞋的了。街市之杂遝，仍如旧志所说，但店家侵占并不多见，只是在大街两边，就店外摆摊者极多，大抵自轩亭口至江桥，几乎沿路接连不断，中间空路也就留存得有限，从前越中无车马，水行用船，陆行用轿，所以如改正旧文，当云“仅容肩舆”而已。这些摆摊的，当然有好些花样，不晓得如今为何记不清楚，这不知究竟是为了年老健忘，还是嘴馋眼馋的缘故，记得最明白的却是那些水果摊子，满台摆满了秋白梨和苹果，一堆一角小洋，商人大张着嘴在那里嚷着叫卖。这种呼声也很值得记录，可惜也忘记了，只记得一点大意。

石天基《笑得好》中有一则笑话，题目是《老虎诗》，其文曰：

一人向众夸说：“我见一首虎诗，做得极好极妙，止得四句诗，便描写已尽。”旁人请问。其人曰：“头一句是甚的甚的虎，第二句是甚的甚的苦。”旁人又曰：“既是上二句忘了，可说下二句罢。”其人仰头想了又想，乃曰：“第三句其实忘了，还亏第四句记得明白，是很得很的意思。”

市声本来也是一种歌谣，失其词句，只存意思，便与这老虎诗无异。叫卖的说东西贱，意思原是寻常，不必多来记述，只记得有一个特殊的例：卖秋白梨的大汉叫卖一两声，频高呼曰“来驮哉，来驮哉”，其声甚急迫。这三个字本来也可以解为“请来拿吧”，但从急迫的声调上推测过去，则更像是警戒或告急之词，所以显得他很是特

别。他的推销法亦甚积极，如有长衫而不似寒酸或啬刻的客近前，便云：“拿几堆去吧”。不待客人说出数目，已将台上两个一堆或三个一堆的梨头用右手搅乱归并，左手即抓起竹丝所编三文一只的苗篮来，否则亦必取大荷叶卷成漏斗状，一堆两堆地尽往里装下去。客人连忙阻止，并说出需要的堆数，早已来不及。普通的顾客大抵不好固执，一定要他从荷叶包里拿出来再摆好在台上，所以只阻止他不再加入，原要两堆如今已是四堆，也就多花两个角子算了。俗语云，“扭卖情销”，上边所说可以算作一个实例。路边除水果外，一定还有些别的摊子，大概因为所卖货色小时候不大亲近，商人又不是那么大嚷大叫，所以不大注意，至今也就记不起来了。

与石板路有关联的，还有那石桥。这在江南是山水风景中的一个重要分子，在画面上可以时常见到。绍兴城里的西边自北海桥以次，有好些大的圆洞桥，可以入画，老屋在东郭门内，近处便很缺少了，如张马桥、都亭桥、大云桥、塔子桥、马梧桥等，差不多都只有两三级，有的还与路相平，底下只可通小船而已。禹迹寺前的春波桥是个例外，还是小圆洞桥，但其下可以通行任何乌篷船，石级也当有七八级了。虽然凡桥虽低而两栏不是墙壁者，照例总有天灯用以照路，不过我所明了记得的，却又只是春波桥，大约因为桥较大，天灯亦较高的缘故吧。这乃是一支木竿高约丈许，横木上着板制“人”字屋脊，下有玻璃方龕，点油灯，每夕以绳上下悬挂。

翟晴江《无不宜斋稿》卷一《甘棠村杂咏》之十七“咏天灯”云：

冥冥风雨宵，孤灯一杠揭。